



# 親愛的婕妤

給女兒的信

自從十八年前那一天妳來到世上，我倆的生活遭受  
到徹底的改變：閒暇變成奢侈，空間日益狹隘，睡  
眠時遭打斷，精力不再充沛，金錢猶如朝露，煩惱  
接二連三……然而生活趣事連篇，蝸居內常常笑聲震  
天……歡笑遠遠蓋過愁煩。活著更多了一重意義，  
就是要看妳這個丫頭長大成人，看造物主如何模造  
合祂用的人。



何永業著

中華書局

中華書局

# 親愛的婕妤

給女兒的信

何永業著

## 郭晶強序

十多年前因着公務，初次認識何永業先生。他勤奮認真、全力以赴的辦事態度，在我心中留下極深印象。

及後，彼此偶有往還，原來他不單是工程專家，亦是攀山高手。他年前出版的《登峰》<sup>①</sup>巨著，委實洩人心脾，啟迪殊深。他以行動證明，只要堅毅不拔，剛勇無懼，再加上計劃周詳，臨危不亂，無論前路如何艱難險阻，我們都可以一一克服。我們的社會，特別是欠缺信心的族群，確實需要他這種砥礪。

欣逢永業兄新作《親愛的婕妤——給女兒的信》快將面世，捧讀再三，宛如春風拂面，又恍似甘霖天降。他在信札內討論的，並非經國偉業，也不是社會大事。他是從身邊細物小事，啟導後輩尊重創造、熱愛生命、明辨是非、捨惡從善。信札內容儘管不一，但貫穿首尾的，是一項值得深思、理當稟遵的要旨——待人以愛，處事以誠。

我忝為消防首長<sup>②</sup>，肩負救災扶危的重責，當然對於「待人以愛，處事以誠」的要旨，深有體會。消防處在執行滅火、拯救、防火、救護的職務時，矢志以竭盡忠誠的態度服務市民，並且以仁愛居先，因為我們愛護每一位市民的生命、重視他們的財產，絕不忍心看到社會有生命財產的損失。

另一方面，我們在日常工作中，對於社會缺乏互愛因而出現失和甚或衝突的情況，感受殊深。很多時候，我們接報去救火救人，發覺不少個案涉及縱火燒屋、反鎖自困、蓄意傷人、輕生自殺，甚至與敵同歸於盡等等事件，而這些個案正正是家庭失和、鄰舍不睦導致。這些慘案，不單帶來生命財產的損失，更吞噬了社會前進的動力。

西諺有云：慈愛，始於家庭，但絕不能止於家庭。這不就是與中國「修身齊家、治國平天下」的思想殊途同歸？由此可見，家庭的愛，是何等重要。其實，家庭的愛，最能體現於兩代之間是否真心關懷、誠摯溝通、彼此欣賞、互相退讓。兩代之間的關心愛護，實在是一門極深的人生藝術。永業兄在他的信札裏，給予我們很多亮光。

我們作為父母，當然很想仿效永業兄，對兒女說：「妳若是倦了要歇一歇，我倆的臂彎常在候你……願意成為妳一生的好朋友，在不能成眠的夜裏，互訴生活的喜怒哀樂，一起憧憬未來的光輝歲月。」

但願父母的愛，宛若和煦春暉，永遠照耀兒女的心；也願子女的愛，仿似冬日暖流，潤澤父母的心田。如此，我們的生命必然更為閃亮光輝，世界定必更為祥和美好。



二零零七年六月十四日

①《登峰》·國際書號 (ISBN) 9626723041 · 二零零四年五月星島出版有限公司出版。

② 郭晶強太平紳士為前任香港特別行政區消防處處長，前任消防工程師學會(香港分會)會長，現任中國香港消防協會會長。

# 陳耀南<sup>◎</sup>序

何永業先生很懂得感恩。

不是每個人都懂得感恩。首先，他考得香港最高學府理科碩士，又取得香港政府高級工程師職位，更能夠登上喜瑪拉雅山，歸來寫出斐然成章的著作，這已可見造物主的恩眷優渥了！

他同時又娶得美慧且賢的嬌妻，生下女兒，長大、成材，又懂得在物質和精神上回饋父母；更遊歷四方、拓擴見聞、參加義工、培養愛心，與雙親同時是信仰上的弟兄姊妹，這不是更羨煞旁人——例如筆者嗎？

筆者承命，替何先生這本文集作序，實在既羨慕、又欽佩！六十五封情文並茂的信，見證了七年來的父女之情，表現了作者的才學與審識，更榮耀了作為人間這一切美好事物根源的主！——讓筆者借用作者的貴姓大名——如「何」建立人間「永」遠

的事「業」？這就是答案了！

陳耀南

二千有七年五月下旬，回港大任教已一學期，歸澳前夕，拜序於中文學院

◎ 陳耀南先生，香港大學中文系榮休教授，著作等身，曾與有「名嘴」之稱的鄭經翰、黃毓民在亞洲電視主持「龍門陣」節目。

# 蔡志森<sup>四</sup>

## 序

與何永業兄素昧平生，但相信我們都有一個共同之處，就是與朋友閒談時很自然就會扯到兒女的身上，因為「你的財寶在哪裏，你的心也在那裏」（《馬太福音》第六章二十一節），兒女就是我們最心愛的寶貝。

蒙永業兄賞識，邀請我為他作序。細閱他給女兒的信，父女之情洋溢於字裏行間，難得在緊張繁忙的香港地，一個身居要職的爸爸，竟然仍能堅持常常給女兒寫信！相對於今天一些每天與子女交談不足三分鐘的「缺席爸爸」，或是與子女靠電郵或短訊交談的「摩登爸爸」來說，他能付出的時間和所用的方法，簡直令人懷疑他仍停留在二十世紀的六、七十年代，是我們集體回憶的一部分！

為甚麼集體回憶會忽然之間成為香港人的熱門話題？因為我們覺得自己失落了一些本來十分珍惜的價值，天星和皇后碼頭所代表的不單是一些有歷史價值的建築，而是勾起了我們對昔日美好時光的回憶。對於親情越來越薄弱、兩代溝通越來越困難的



今天，永業兄能默默給女兒寫信彌足珍貴，他在信中表達的不少是我們過往十分重視的核心價值，包括由法律談到源自「每個人皆有的良心——公理」；強調「善良的傳承靠的是行為的榜樣，一代一代傳下去」。

當良心、榜樣、品格等美德都已經成為不少人束之高閣的集體回憶的時候，永業兄對女兒孜孜不倦地教導，足以成為其他爸爸的榜樣，我在字裏行間看到一個會令父母自豪的女兒的成長。

蔡志森

二零零七年六月二十三日

④ 蔡志森先生現任明光社總幹事，之前是香港電台的高級記者，曾在會展現場負責九七回歸典禮的直播工作。

## 陳念聰<sup>⑤</sup>序

一年半前，在施達基金會的董事會中認識永業，雖然日子不多，卻一見如故，大家有很多共同的興趣。一次機會我們一同到雲南，觀察當地的項目事工，旅程上有更深入的認識。

永業的興趣範圍很廣，而且知識博厚，無論是大自然、科學、文化、藝術、宗教，他都不會放過。但特別的是他對身邊事物有敏銳的觸覺，眼睛所看見的，觀察入微，並存入腦海，分析和建構意義。從他寫給女兒的書信中，這是明顯可見的。

在繁忙、高效率、功利的社會裏，要有原則和肯定自己的價值觀，有分辨是非的洞悉能力，已是不容易，將這些智慧傳遞給下一代更是困難。永業的書信對人生有清晰的啟示，猶如一個富經驗的同行者，在後輩身邊循循善誘。

永業所寫的都是他真實的人生經驗，他辦事認真和勤奮，但不是工作狂；處處以

人為重，帶着基督的精神，有愛、了解、體諒、豁達，並願意為周圍有需要的人加以援手，對新的經歷不斷反思研習，可說是對我們每一個人的提醒，也是對當代文化的一種挑戰。

誠意祝福永業一家，深信他會以文筆和行動繼續為社會及這地球村作貢獻。

陳念聰

二零零七年七月一日

⑤ 陳念聰醫生是私人執業眼科醫生，同時出任香港慈善團體施達基金會總幹事，曾赴戰火連天的阿富汗工作六年，醫治當地病人和訓練醫護人員。

# 孔慶明<sup>⑥</sup>

## 序

承蒙何永業兄吩咐為他的大作《親愛的婕妤——給女兒的信》作序，深感不配，自問文筆粗疏，見識淺薄，唯有大膽地寫下心底的感受以作回應。

永業兄是筆者工作機構的董事，筆者十分欣賞永業兄的非常負責任的工作態度。他能對事情作精闢的分析，不單有自己的原則，也能容納不同的意見，實為一位非常投入和有貢獻的董事。

拜讀書中札文，更認識永業兄生命裏的豐富，不單欣賞他的文采和對生活事物的觀察入微，更受他真情流露的感染。每一封信都是有感而發，永業兄將豐富的人生經驗，與女兒作親切的分享，勉勵引導她；從中亦可見永業兄對女兒、妻子、父母和親人的尊重和愛惜，他實為一個父親的好榜樣，使人羨慕和敬佩。

筆者也是一對兒女的父親，對自己的兒女也有期望，並渴望可以與他們如此親

切地分享生活中的點滴。我常以麥克阿瑟將軍為兒子的禱告提醒自己，現以當中部分的禱文與永業兄共勉：「主啊！求祢使我的兒子堅強到一個地步以致能知道自己的軟弱，勇敢到一個地步以致在恐懼中能面對自己。……使他認識祢……不要讓他走上安逸的路……讓他學習在風暴中站起身來。……如此，為父的我，才敢輕聲地說：『我沒有虛渡此生。』」

## 孔慶明

二零零八年二月二十三日

① 孔慶明醫生畢業於香港大學醫學院，仁心仁術，現任播道醫院院長，致力於醫院設施的改善和服務水平的提升。

## 袁文輝<sup>㊟</sup> 序

剛從土耳其亞拉臘山回來，因着製作電視節目《地球深度行》而踏足西乃山。製作隊隨聖地旅行團出發，而聖地團之團友竟然匯集各路精英，可謂藏龍伏虎，確是一趟生命交流之旅！其中，最大的驚喜莫過於藉此旅程認識了曾經攀登喜馬拉雅山的永業兄，而且被他精彩的分享內容所吸引。永業兄不單學識淵博、對世界最高峰的攀登歷史及掌故熟悉外，還具令人欽佩的樂善好施、關懷無助者的赤子情懷。

難得永業兄不嫌棄我這個萍水相逢的過路人，邀請我動筆寫些感受。當我一口氣細讀所有文章的時候，一封封真情洋溢寫給女兒的書信令人感動，震撼了我的心靈。天下間每個孩子都需要有來自父母親的心靈感應，我作為與孩子聚少離多的父親，一年到晚有不少的時候，漂洋過海，走盡天之涯、海之角，中年男性如我，這種感應尤其強烈，每晚夢迴盡是家父未過身前教我做人處世的叮嚀，以及自己對親兒的耳提面命。

永業兄每篇文章均道盡為父者的心意，如果偉大母親有生養之恩，那麼，天下間偉大的父親倒當如永業兄一樣，藉着文章把自己的人生經驗，以及優秀品格修養、價值觀和人生觀等，為孩子建構純淨的心靈。此書必是我送給兒子的首選禮物，也是我極力推薦給為人父母者的讀本。

袁文輝  
夕輝

二零零八年二月二十七日

⑦ 袁文輝先生現任影音使團總幹事，兼任《天使心》月刊編委會主席，同時專職影音編導兼監製，曾監製十多部電影包括《天作之盒》等。

# 自序

人有了兒女，往往就會向他們付出，包括物質和思想，這不單是因為責任，亦是因為本能。

兒女是父母生命的延續，兒女誕下來，父母本能地向他們提供最好的事物，務求兒女可以健康成長；兒女在成長期間，父母都會教導他們如何待人接物，立身處世；而成年那一天，是一個更好的機會向他們表達感情，指引前路，我就如此行了。

幾年前的一天，女兒十八歲生日，為她舉行成人禮，邀請親戚朋友出席，慶賀她生日的同時，為她的未來歲月而祝福，又見證她成為法律上的成年人，擁有各種權利，承擔各種責任。簡單、隆重而快樂的典禮完成之前，我作為父親，唸出一封信，表達我和內子對她的出生的喜悅、對她的未來的期盼、對她的祝福。

她哭了，很多人都輕輕擦眼睛。



典禮後，有人向我要了信的副本，之後竟四處流傳，幾年之後刊登在澳門的報章。

二零零三年我與香港大學的同學往喜瑪拉雅山歷險，回來後將經歷和感受著了一本書《登峰》，被政府公共圖書館購入近一百本供市民借閱，埋下了著第二本書的種子。二零零六年影音使團《天使心》月刊編輯薛偉華先生在圖書館讀了《登峰》，就邀請我寫專欄，我把專欄命名為《天行健》，以成人禮上給女兒的信作第一篇稿，刊登之後，讀者反應不錯，薛君遂囑我繼續以「給女兒的信」為稿，如此我一封接一封地寫，集成成一冊之後寄給出版社，這書就成了。

寫這些信的時候，我並不是寫公函論文，要方方正正，目標清晰，相反地只是和女兒無拘無束地談話，將日常生活所見所聞所思所感道出；所以行文時，不拘一格，現實與夢想穿梭，過去與未來交織。畢竟這些信件是文學，不是科學；是感想，不是邏輯。

我是唸電機工程的，是科學的其中一門，沒有唸過文學，遣詞用字或有錯失，起